桯史/卷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三

下一卷▶

歲星之祥

建炎庚戌，狄騎飲海上，躬御樓船，次於龍翔。秋，駐蹕會稽。時虜初退，師尚宿留淮泗，朝議凜凜，懼其反旆，士大夫皆有杞國之憂。范丞相宗尹薦朝散大夫毛隨有甘石學，有詔赴行在所。隨入對言：「按漢志，歲星所在，國不可伐。昔湯之元祀，歲星順行，與日合於房，房、心，宋亳分也。周武王至豐之明年，歲星順行，與日合於柳，留於張，柳、張，河洛分也。故湯征無敵，餘慶貤衍，猶及微子。武王定鼎郟鄏，而周公迄營成周，四方以無侮。今年冬，歲當躔而興宋，自此虜必不能南渡矣。然禦戎上策，莫先自治，願修政以應天道。」上大喜，既而果不復來。紹興辛巳，逆亮渝盟，有上封者言吾方得歲，虜且送死，詔以問太史，考步如言。陳文正康伯當國，請以著之親征詔書，故其辭有曰：「歲星臨於吳分，冀收淝水之勳[1]；鬥士倍於晉師，當決韓原之勝。」蓋指此。是冬，亮遂授首，二事之驗，不差毫厘。蓋宋，國之號，而吳則今時巡之所都，天意篤棐，於是益昭昭矣。隨家衢之江山，後亦不顯。

梓潼神應

逆曦將叛前事之數月，神思昏擾，夜數躍起，寢中叱咤四顧，或終夕不得寢，意頗悔，

欲但已。其弟晛力慫慂之，曰：「是謂騎虎，顧可中道下耶？」曦家素事梓潼，自玠、璘以來，事必禱，有驗。乃齋而請。是夕，夢神坐堂上，已被赭玉謁焉。因告以逆，且祈卜年之修永，神不答，第曰：「蜀土已悉付安丙矣[2]。」既寐大喜，謂事必遂。時安以隨軍漕在魚關驛，召以歸，命以爰立。安顧逆謀堅決，觸之且俱靡，惟徐圖可以得志，不得已諾之。猶辭相印，遂以丞相長史權知都省事授之。居逾月而成獲嘉之績，梓潼在蜀，著應特異[3]。紹興壬子，瀘人殺帥張孝芳，蓋嘗正晝見於閱武堂，逆黨恇潰，以迄天誅。相安之夢，得之蜀士；瀘之變，在京魏公鏜帥蜀時，慶元己未，余在中都，親聞之。其他蓋不可縷數云。

機心不自覺

秦檜在相位，頤指所欲爲，上下奔走，無敢議者。曹泳尹天府，民間以乏見錢告，貨壅莫售，日囂而爭，因白之檜。檜笑曰：「易耳！」卽席命召文思院官，未至，趣者絡繹，奔而來，亟諭之曰：「適得旨，欲變錢法，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，將以進入，盡廢見錢不用。」約以翌午畢事。院官不敢違，唯而退，夜呼工鬻液，將以及期。富家聞之大窘，盡輦宿藏，爭取金粟，物賈大昂，泉溢于市。旣而樣上省，寂無所聞矣。都堂左揆閣前有榴，每著實，檜嘿數焉。忽亡其二，不之問。一日，將排馬，忽顧謂左右取斧伐樹。有親吏在旁，倉卒對曰：「實甚佳，去之可惜。」檜反顧曰：「汝盜吾榴。」吏叩頭服。蓋其機阱根於心，雖嵬瑣弗自覺，此所謂莫見乎隱者，亦可嘆也！

舘娃浯溪

靈巖、中宮爲蘇、永勝概，弔古者多詩之。近世王義豐、楊誠齋爲之賦，植意卓絶，脱去雕篆畦畛。余得之王英伯録藏焉。義豐賦舘娃曰：「汎浮玉之北堂，得舘娃之遺基，從先生而遊焉，揖夫差而弔之。或曰：『是可唾也，奚以弔爲哉！』夫沈湎以喪國，固君人之失道，然而有鐘鼓者，胡可以弗考，聞管籥者，民喜而相告。苟厥妃之當愛，惟恐王之不好矣，是則女樂亦可少乎！必曰夏有妹喜，商有妲己，周有褒姒，而吳以西子，苟求其故，未必專於此也。齊有六嬖，威公以興，正而不譎，聖人稱焉。非夫九合一正之業，得仲父以當其任，則其一己之内，少有以自適者，舉不足以害成耶！關大夫進，夏德豈昏；微子得政，商豈穢聞？蘇公、家父並用，則烽火豈得妄舉；子胥不見戮，則吳之離宮、別舘，至於今可存。抑夫差之資異，在列國亦翹楚，一戰而越沮，再會而諸侯懼。使僅得一中佐，置雙翼於猛虎，惟自剖其骨鯁，而放意於一女。敵乘其間，無以外禦，杯酒之失何足問，獨爲此邦惜殺士之舉也！此士不遭殺，夫差不可愚，苧羅之姝，

適足爲我娛，胡得而竊吾之符；榮楯可居，適足華吾廬，胡足以隳吾之都。惟忠良之旣誅，始猖狂而自如。臺兮姑蘇，舟兮太湖；食兮鱠鱸，曲兮棲烏。宿兮嬪嫱，修明兮夷光；二八兮分明，捧心兮專房。徑兮採香，屟兮響廊；笑倚兮玉牀，奈樂兮東方。稻蟹種兮不遺，爭盟兮黃池；無人兮箴規，有仇兮相窺。至德之廟，遂爲禾黍，悉陂池與臺榭，倏一變而梵宇。入笙歌於海雲，令聲鐘而轉鼓，儼麛鹿之容與，瞰僧儀而觀覩。駭越壘以在望，奚五戎之閱武，松引韻以嗚咽，柳顰眉而凝佇。山黯黯兮失色，水洶洶兮暴怒，追此謬於千里，本差之於毫厘。譬之養生，捐其良醫，逮疾作於中夜，懵藥石之不知。志士仁人，所爲太息於斯焉，蓋嘗反覆於此。竊謂種、蠡亦可哂也。勾踐方明，舉國以聽，十年生聚，十年教訓，以此衆戰，何伐不定，何至假負薪之女，爲是可恥之勝哉！始其土城，誨淫自君，終焉五湖，合歡其臣。靑溪之典不正，金谷之義不立，悠悠扁舟，遂其全璧。使之脫鼎中之魚，而羣沙頭之鷺；返耶溪之蓮，而吐洞庭之橘，竊謂越之君臣何其陋於此役也。越則陋矣，吳亦太庸。士目旣抉，夫誰納忠，可皐人之亡已，其自反而責躬乎！公旣然雍，相與斂容，起視四山之中，覺蕭蕭兮悲風。」誠齋賦浯溪曰：「予自二妃祠之下，故人亭之旁，招招漁舟，薄遊三湘。風與水兮俱順，未一瞬而百里；欸兩峰之際天，儼離立而不倚：其一怪怪奇奇，蕭然若仙客之鑒淸漪也；其一蹇蹇諤諤，毅然若忠臣之蹈鼎鑊也。怪而問焉，乃浯溪也。蓋　　亭在南，峿臺在北[4]；上則危石對立而欲落，下則淸潭無底而正黑；飛鳥過之，不敢立跡。余初勇於好奇，乃疾趨而登之；挽寒藤而垂足，照衰容而下窺。余忽心動[5]，毛髮森豎；乃躋故步，還至水滸；削苔讀碑，慷慨弔古。倦而坐於釣磯之上，喟然嘆曰：『惟彼中唐，國已膏盲；匹馬北方，僅或不忘[6]。』觀其一過不父，日殺三庶[7]，其人紀有不斁矣夫！曲江爲篋中之羽，雄狐爲明堂之柱，其邦經有不蠹矣夫！水、蝗稅民之畝[8]，融、堅椎民之髓[9]，其天人之心有不去矣夫！雖微祿兒，唐獨不隊厥緒哉[10]？觀馬嵬之威垂，渙七萃之欲離；殪尤物以說焉，僅平達於巴西。吁不危哉！嗟乎！齊則失矣，而楚亦未爲得也。靈武之履九五，何其亟也？宜忠臣之痛心，寄春秋之二三策也！雖然，天下之事，不易於處而不難於議也[11]。使夫謝奉冊於髙邑，將稟命於西帝[12]；違人欲以圖功，犯衆怒以求濟：天下之士，果肯欣然爲明皇而致死哉？蓋天厭不可以復祈，人潰不可以復支；何哥舒之百萬，不如李、郭千百之師？推而論之[13]，事可知矣。且士大夫之捐軀，以從吾君之子者，亦欲附龍鳳而攀日月，踐台斗而盟帶礪也。一復蒞以耄荒，則夫千麾萬旗，一呼如響者[14]，又安知其不掉臂也耶？古語有之：『投機之會，間不容穜[15]。』當是之時，退則七廟之忽諸，進則百世之揚觶：嗟肅宗處此，其實難爲之。九思而未得其計也！已而舟人告行，秋日已晏；太息登舟，水駃於箭。回瞻兩峰，江蒼茫而不見。」義豐賦中稱先生，蓋時從范石湖成大遊。誠齋則以環轍湘衡，過顏元碑下耳。二地出處本不倫，筆力到處，便覺夫差、肅宗無所逃罪。獨恨管子趨霸之說，不可以訓，如爲唐

謀則忠。今兩剎中皆無此刻，而醒夢復語，往往滿壁間云。

天子門生

盤石趙逵以紹興辛未魁集英之唱。後三年，以故事召歸爲校書郎。時秦檜老矣，怙權殺天下善類以立威，縉紳脅息。趙至，一見光範，檜適喜，欲收拾之。問知其家尙留蜀，曰：「何不俱來？」趙對以貧未能致，檜顧吏囁嚅語，有頃，奉黃金百星以出，曰：「以是助舟楫費。」趙出不意，力辭之。吏從以出。同舍郎或勸以毋怫檜意者，趙正色曰：「士有一介不取，予獨何人哉！君謂氷山足恃乎！」勸者縮頸反走。吏不得已歸，猶不敢以其言白。檜已不樂，居久之，語浸聞，檜大怒曰：「我殺趙逵，如彌狐兔耳，何物小子，乃敢爾耶！」風知臨安府曹泳，羅致其隸輩，而先張本於上曰：「近三舘士不檢，頗多與宮邸通，臣將廉之，其醞禍不淺矣。」會得疾，十月而有絳巾之招。髙宗更化，微聞其事。十一月，亟詔兼官朱邸，繼復召對，擢著作佐郎，謂之曰：「卿乃朕自擢，秦檜日薦士，曾無一言及卿，以此知卿不附權貴，眞天子門生也。」又曰：「兩王方學詩，冀有以切磋之。」上意蓋欲以此破前謗。趙之未召，寔爲東川僉幕。總領符行中有子預薦，意其爲類試官，密以文屬之，趙不啓緘，擲几下。既而符氏子不預榜，總因以他事捃摭之甚峻，然卒不能涔。趙之介特有守，蓋已見於初筮云。

姑蘇二異人

姑蘇有二異人，曰何蓑衣，曰獃道僧，蹤跡皆奇詭。淳熙間名聞一時，士大夫維舟者，率往訪之，至今吳人猶能言其大略。何本淮陽朐山人，書生也。祖執禮，仕至朝議大夫，世爲鼎族，遭亂南來，寓於郡。嘗授業於父，已能文，一旦焚書裂衣遁去，人莫之知。既乃歸，被草結廬於天慶觀之龍王堂，佯狂妄談，久而皆有驗。臥草中，不垢不穢；晨必一至吳江，漱焉。郡至吳江五十里，往反不數刻，人固訝之。會有一瘵者，拜謁乞醫，何命持一草去，旬而愈，始翕然傳蓑可癒病。亦有求而不得，隨輒不起者，於是遠近稍敬異之。孝宗在位，忽夢有蓑而跣、哭而來弔，問之，曰：「臣，蘇人也。」詰其故，則不肯言。寤以語左瑨，時上意頗崇緇抑黃，弗深信也。居月餘，成恭后上仙，莊文繼卽世。瑨因進勉釋而及之，意欲以驗前定寓上心，上矍然憶昨夢，輟泣而嘆。瑨進曰：「臣微聞蘇有何姓者，類其人，它日固未敢言。」因道其所爲，上大驚，有詔諭遣，不至。上嘗燕居深念，以規恢大計，累年未有所屬；且坤儀虛位，圖所以膺佐瑨承顏之重者，焚香殿中，默言曰：「何誠能仙，顧必知朕意。」遂授瑨以香茗，曰：「汝見何，則致贊而已，問所以來，則曰：『陛下自禱，我不及知。』視其何以復命。」瑨承命惟

謹。何忽掉首吳音曰：「有中國人，卽有蕃人，有日卽有月，不須問。」趣之去，旣復呼還曰：「所問者姓，我猶忘之，但言朱家例子，不可用也。」使者歸奏，上曰：「是能知我心。」遂賜號通神先生，築通神菴於觀之內，親御寶跋書扁以寵之。已而，成肅正中宮，歸謝氏。蓋本朝故事，惟欽成本姓崔，後育任氏、朱氏，旣而惟從朱姓，不復歸，上意嘗欲以爲比而未決也；北伐之議，亦少息焉。先是觀中諸黃冠以殿宇旣毀，欲試其驗，羣造其廬，拜且白之，何從求疎軸。主者謾以與，何笑曰：「來日自有施者。」至午，使者果來，旣答，則曰：「我不能入覲，以此累使者。」上聞而益奇之。會浙西趙憲伯驌亦爲之請，遂肆筆金闕寥陽殿額，出內帑緡錢萬，繪事一新，以答其意。上每歲以璫將命，卽其居設千道齋，合雲水之士，施予優普。一歲偶逾期，咸訝而請，亟起於臥，搖手瞬目而招之曰：「亟來！亟來！」璫是日舟至平望，乃見何在岸澨，招而呼。踵廬言之，衆白何固未嘗出也，因言所以，其狀良是。獃道僧者，實本郡人，爲兵家子，少有所遇，何舊與之友狎。不知幾何時，髡而髽，曰似道似僧，故曰道僧。狀不慧，而言發奇中，與何頡頏。好蕩遊市井間，見人必求錢，止於三，隨卽與之貧者。何旣不趨召，它日璫或薦道僧，上欲見之，何挽呼不使去，曰：「是將捉汝、縛汝、監汝、不容汝來矣。」道僧來見於內殿，不拜，所言不倫。上狎之，使出入勿禁，且命隨龍人元居實總管者舘之。元懼其逃，猝無以應上命，果日使十人從之，所至不舍。逾年歸見何，何以杖垢逐之，至死，訖不與接一談。重華倦勤，復使召之，不肯就，邀守萬端，三年而致之。紹熙甲寅春，道僧入北內，坐榻前曰：「今日六月也，好大雪。」侍璫咸笑，顧曰：「爾滿身皆雪，而笑我狂耶！」相與罔測，亦莫以爲意。至季夏八日，而至尊厭代矣，縞素如言焉。二人勇於啗肉，食至十數斤，獨皆不飲酒，亦不言其所以然也。何又能耐寒暑，余兄周伯言，有元某者，丙午歲七十矣，嘗言自丱角見之，顏色無少異。蘇有妄道士，日從之遊，將倣其爲，何不怒，獨冒雪馳至垂虹而浴，道士不能偕，慚而去。余兄往見之，頗能言宦歷所至，酷不喜韓子師。方爲守，千騎每來，則提擊而罵之，亦有人所不堪者，子師素嚴厲，於此不以爲忤也。道僧先數年卒；何，慶元間猶在，相傳百餘歲矣。洪文敏夷堅辛志乙三志亦雜載其事，雖微不同，要皆履奇行怪，有不可致詰者，故著之。

趙希光節槩

吳畏齋獵諭蜀，有邛守楊熹者，頗從輶軒，狎所聞，因道資中趙希光節槩甚悉。余兄德夫，時從幕府，得其書以示余，楊之言曰：「趙昱，字希光，淳熙宰相衞公雄之子。少苦學，以司馬、周、程氏爲師，每謂存天性之謂良貴，充諸已之謂內富，故漠然不以利祿動其心。出仕二十餘年，僅一磨勘，歷任不滿三考，其恬退如此。汎掃一室，左圖右

書，盡晝夜積日月不舍，終身弗改。先是衞公相孝宗皇帝，一日奏事，上從容語及鄭丙，曰：『鄭丙不曉事，問他吳挺，乃云：小孩兒解甚底！』衞公曰：『以大將比小兒，丙誠不曉事。然以臣見，挺雖有所長，亦有所短。』上曰：『何故？』公曰：『爲人細密警敏，此其所長；然敢於欺君父，又恃其憸巧，而愚弄士大夫，此其所短。但朝廷用之，不得其地。』上曰：『何謂不得其地？』衞公曰：『往年恢復至德順，中原父老，簞食壺漿以迎王師者，肩摩袂接，悉取免敵錢，大失民望，迄以無功。中原之人，至今怨此子，深入骨髓，而朝廷乃使之世爲西將，西人又以二父故，莫不畏服，挺亦望宣撫之任久矣。蜀雖名三軍，二軍僅當其偏裨，雖陛下神武御將，百挺何能爲？然古帝王長慮卻顧，爲子孫萬世之計，似不如此。』上大感悟。後挺死，朝廷雖略行其言，已而復故。開禧丁卯，吳曦僭叛，昱每念衞公此語，輒投地大慟，或至氣絶不蘇。初，欲買舟順流而東，賊以兵守蜀門，弗果行。於是製大布之衣，每有自關表避亂而歸者，輒號泣弔之。亟貽書成都帥臣楊輔，謂逆雛驕豎，干亂天紀，痛哉宗社！哀哉蒼生！此直愚騃無知，爲虜所嗾，逆順昭然，其下未必皆樂從，肘腋之間，禍將自作，事尚可爲，因勸以舉義。遂絶粒，至於臥疾不能起，猶晝夜大號，聲達於外，置一劒枕間，每舉欲自刺，輒爲家人捍之而止。如是數四，終不食而死。」熹所紀具是，不復損益。余生雖晚，尚及識衞公父子。紹熙壬子冬，先君捐館於廣，余甫十齡，護喪北歸。衞公以寧武之節，來治於洪。余舟過章江，亟命幕屬來唁，親以文奠焉。余已卒無時之哭，因謁桼下，援手言疇昔，歔欷不自勝。顧余甚幼，遣使從先夫人求余程業，頗奇其不懾，賞其詞語而憐其蚤孤也。余歸，未釋绖而衞公薨，軟車西訴，余輅希光於琵琶，頎然温厚，今想見之，已足以信熹之傳。時方暑，待亭上，親吏言希光方治養生術，以子午時有所行，謝客，移數晷，乃得見，沖淡無競，其素也。衞公止一子，希光雖重繼體之託，亦無訾云。

稼軒論詞

辛稼軒守南徐，已多病謝客，子來筮仕委吏，實隸總所，例於州家殊參辰，旦望贄謁刺而已。余時以乙丑南宮試，歲前蒞事僅兩旬，卽謁告去。稼軒偶讀余通名啓而喜，又頗階父兄舊，特與其潔。余試旣不利，歸官下，時一招去。稼軒以詞名，每燕必命侍妓歌其所作。特好歌賀新郎一詞，自誦其警句曰：「我見靑山多嫵媚，料靑山見我應如是。」又曰：「不恨古人吾不見，恨古人不見吾狂耳。」每至此，輒拊髀自笑，顧問坐客何如，皆嘆譽如出一口。旣而又作一永遇樂，序北府事，首章曰：「千古江山，英雄無覓，孫仲謀處。」又曰：「尋常巷陌，人道寄奴曾住。」其寓感慨者，則曰：「不堪回首，佛貍祠下，一片神鴉社鼓。憑誰問：『廉頗老矣，尚能飯否？』」特置酒召數客，使妓疊歌，益自擊節，遍問客，必使摘其疵，孫謝不可。客或措一二辭，不契其意，又弗答，

然揮羽四視不止。余時年少，勇於言，偶坐於席側，稼軒因誦啓語，顧問再四。余率然對曰：「待制詞句，脱去今古軫轍，每見集中有『解道此句，眞宰上訴，天應嗔耳』之序，嘗以爲其言不誣。童子何知，而敢有議？然必欲如范文正以千金求嚴陵祠記一字之易，則晚進尚竊有疑也。」稼軒喜，促膝亟使畢其説。余曰：「前篇豪視一世，獨首尾兩腔，警語差相似；新作微覺用事多耳。」於是大喜，酌酒而謂坐中曰：「夫君實中予痼。」乃味改其語[16]，日數十易，累月猶未竟，其刻意如此。余既以一語之合，益加厚，頗取視其骫骳，欲以家世薦之朝，會其去，未果。是時，潤有貢士姜君玉瑩中，嘗與余遊，偶及此，次日攜康伯可順菴樂府一帙相示。中有滿江紅作於婺女潘子賤席上者，如：「嘆詩書萬卷，致君人、番沈陸。且置請纓封萬戶，徑須賣劒酬黃犢。慟當年、寂寞賈長沙，傷時哭」之句，與稼軒集中詞全無異。伯可蓋先四五十年，君玉亦疑之，然余讀其全篇，則它語卻不甚稱，似不及稼軒出一格律。所攜乃板行，又故本，殆不可曉也。順菴詞令麻沙尚有之，但少讀者，與世傳俚語不同。

校勘記

↑ 冀成淝水之勳:集成本、學津本「成」作「收」。

↑ 蜀土已悉付安丙矣：底本「蜀土」原作「蜀王」，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著應特異：底本「著」原作「者」，今據嘉靖本、集成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亭在南峿臺在北: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 亭峙其南，峿墓巀其北。」

↑ 余忽心動: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忽焉心動」

↑ 僅或不忘:集成本、學津本作「僅或不亡」。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僅獲不亡」，從上下文意看，義較長。

↑ 觀其一過不父日殺三庶:底本「不」原作「尚」。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載陳文東批點云：「尚，恐作『不』。」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觀其一過不父，日殺三庶」，今據改。事詳見舊唐書・玄宗諸子傳・廢太子瑛傳。

↑ 水蝗稅民:底本「稅」原作「稐」，今據四庫本、集成本、學津本、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校改。

↑ 融堅椎民之髓:底本「融堅」原誤作「融豎」，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融堅」，謂唐玄宗時宇文融與韋堅。新唐書・宇文融傳：「分按州縣，括正丘畝，招徠戶口而分業之，又兼租地安輯戶口使，於是諸道收沒戶八十萬，田亦稱是，歲終羨錢數百萬緡，帝悅。」又韋堅傳云：「見宇文融、楊愼矜父子以聚斂進，乃運江淮租賦，所在置吏督察，以佐國稟，歲終增鉅萬，玄宗咨其才。」今據誠齋集校改。

↑ 隊厥緒: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霣厥緒」

↑ 不易於處:底本「易」上無「不」字，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不易於處」，今據補。

↑ 將稟命於西帝: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稟重巽於西帝」，與上句「謝奉冊於高邑」，下句「違人欲以圖功，犯衆怒以求濟」，句式相同，近是。

↑ 推而論之: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搉而論之」。

↑ 則夫千麾萬旗一呼如響者:四部叢刊本誠齋集・浯溪賦作「則夫一呼萬旗者」，義長。

↑ 投機之會間不容穟:語出新唐書・張公謹傳・贊。

↑ 味改其語:集成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「味」均作「咏」。

此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